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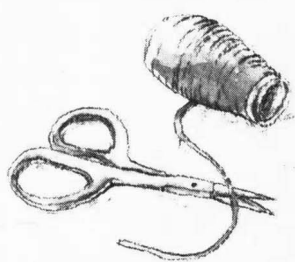


水湄伊人著



重庆出版社

有幸之年，
与你相见



水湄伊人著

重庆出版社

有幸之年， 与你相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幸之年,与你相见 / 水湄伊人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5.8

ISBN 978-7-229-09843-8

I. ①有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0329 号

有幸之年,与你相见

YOUXING ZHI NIAN, YUNI XIANGJIAN

水湄伊人 著

出 版 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陶志宏 汪晨霜

责任校对:郑小石

装帧设计: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陈 永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90mm×1240mm 1/32 印张:11 字数:283 千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843-8

定价: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1 / 初相见 / 1
- 2 / 坐驾 / 12
- 3 / 杂志社 / 18
- 4 / 还钱这码事 / 24
- 5 / 转业 / 34
- 6 / 冤家路窄 / 46
- 7 / 死胡同 / 54
- 8 / 同是天涯沦落人 / 58
- 9 / 三人合租 / 66
- 10 / 男神不再 / 75
- 11 / 内情 / 83
- 12 / 心怀鬼胎 / 89
- 13 / 惨痛变故 / 97
- 14 / 一点心动 / 108
- 15 / 大闹婚宴 / 120
- 16 / 终是离与别 / 128

- 17 / 人生若只如初见 / 135
- 18 / 以死相挟 / 144
- 19 / 残忍的决定 / 155
- 20 / 天大的误会 / 167
- 21 / 李猜的故事 / 176
- 22 / 圣诞狂欢 / 189
- 23 / 后遗症 / 198
- 24 / 生母寻亲 / 211
- 25 / 牵线补过 / 220
- 26 / 取舍之间 / 226
- 27 / 砸了流氓坏了事 / 237
- 28 / 制服 / 247
- 29 / 入戏 / 255
- 30 / 醉妞惹的祸 / 265
- 31 / 差点喂熊 / 273
- 32 / 甜如蜜 / 282
- 33 / 终于感化 / 288
- 34 / 家家一本经 / 296
- 35 / 前妻突降 / 304
- 36 / 过招 / 316
- 37 / 眷属 / 327
- 38 / 别人的浪漫 / 336
- 39 / 情长路更长 / 342

初 相 见

雷同一到公司，就见证券大厅里乱哄哄的，一个大妈在里面鬼哭狼号，业务部的晓晴正在劝慰，保安也在旁边候着。但是明显劝说无效，大妈依旧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一边骂着防盗防火防亲戚，一边又诉苦，大意说的是自己辛苦攒了大半辈子的钱，全套在里面，就剩一点渣了，没脸跟老伴交待了。

晓晴看到经理雷同过来，无奈地耸了耸肩：“雷经理，还是你来吧，我看好你哟！”

说着，她便赶紧脚底抹油欲溜回自己的位置，雷同拉住了她的衣角：“喂，跑什么啊，你查查，这大妈的个人信息里有没有留下子女的信息。”

晓晴点了点头，雷同便耐着性子指着大厅里几个醒目的红字对大妈说：“大妈，这几个字您一定认得吧，就是投资有风险，炒股须谨慎。炒股呢就是投资，投资嘛总是有亏有盈的，把这个钱放进去，事先就要想好。你想呀，如果大家都在赚钱，那这钱是哪里来的？总有人输有人赢，是吧？”

大妈抹了把眼泪：“你说得轻巧，没亏在你的身上，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。”

这事，雷同还真不能跟大妈诉苦，最近自个儿炒期货，没把握好，亏了几十万进去，这事妻子沈子欣还没少跟他闹过：“你说你个堂堂的证券公司经理，还把自己的钱套进去了，还有没有脸啊。”

雷同一边递上纸巾，一边好说歹说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说有跌就会有涨，你先放着，现在楼市撑不住了，那股市一定会上去的，你要等，亏太多就补仓，可以降低亏损率。大妈一听最后那句话，又哇的一声号开了：“我哪还有钱啊，我都这么惨了，你们还想把我的钱再骗进去啊？”

雷同有点无可奈何了，但是考虑到她再这样闹下去，对公司影响太大，于是便要了大妈的账号，答应今天一定把大妈的那几只股票好好分析下，然后给她一个满意的分析结果与操作计划。就这样，终于把大妈给劝出去了。

他重重地吁了一口气，回到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倒了杯茶，想润润喉。刚才还真是劝得口干舌燥了，最近在股市不景气的状态下，这样的事不是没发生过，但是大背景如此，他有什么办法。他也想股票一个劲儿地飚，最好能飚到一万点，来开户玩投资的人多，手续费也赚得多，公司的效益也好，皆大欢喜啊。否则再这样下去，年终奖金都没有了。

他边喝着茶水，边进入大妈的账户，一打开，差点把嘴里的茶水全喷到屏幕上去，好家伙，几万块的资金，竟然买了十八只股

票！涉及十二个概念！这网撒得够全的啊，谁说大妈是股盲，他雷同头一个就跟他急！现在的大妈真是边玩广场舞边炒楼，炒楼炒腻了玩黄金，黄金玩完了炒股票，真是什么都不落下啊，比年轻人脑子还活。

好吧，今天他雷同还真是别的事都不用干了，专分析这十八只股票的走势了。唉，老人家，能积这么多的钱也真不容易，真不知道她是怎么玩上的。

这时，只见晓晴腾腾腾地冲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：“老雷，雷——雷经理啊，不好了不好了，那大妈那大妈——”

然后她指了指天花板，喘着气，雷同愣了：“她不是走了吗？你还能不能好好说话？”

“她绕到楼上去了，现在在楼顶啊，要跳楼啊。”

雷同脑子轰的一响，赶紧跑到楼下。却见那大妈居然还真在楼顶上站着，看样子，还真是想不开啊，敢情雷同刚才劝得口干舌燥，全是屁话。

他说话都不利落了：“晓……晓晴，110……110 打了没？”

晓晴脸色也有点白了：“我现在打。”

刚才跑出来的时候，雷同手机都忘了拿：“对了，之前我让你通知她的家属，你有没有找到联系方式？”

“没有，只有她自己的手机号。后来我想起，她是小梅介绍的，小梅跟她有点亲戚关系，知道她女儿的号，我让她通知了。”

原来是小梅介绍的，怪不得大妈刚才骂着什么防盗防火防亲戚，而楼下都没看到小梅，敢情她躲起来了。唉，这小梅，怎么也不把股市的风险给说清楚。或者，她当初也是一片好意，只是没想到股市会如此惨淡。这个，还真不是人能预测到的，连巴菲特都有走眼的时候。

于是雷同又赶紧往顶楼跑，他真怕出人命啊，更怕在他所负责

的证券公司出人命。

他是金融专业的，在证券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，有证券分析师职业资格，也是公司的一级讲师，任副经理并不久。但是，这家公司是本市最先开设的证券公司，虽然仅是副经理职位，但是除了总经理，基本就他最大了，总的管理方面还是归他的。而总经理，因为忙着各种大决策、大投资，各种出差、考察投资项目，各种高级经理班，结识大富豪，拉他们搞风投，搞房产，搞新股，搞各大项目等等，看起来闲，其实也够忙的。

所以，总经理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大大小小的事便落在了雷同的身上。而今天这一出，还真是大事。倘若大妈真的从公司的楼上跳下来重伤或身亡，那真是影响很大，可能还要担负一定的责任，怎么说人家也是从你公司跳的。这年头的人随便在哪里寻死，家属都会闹上好几天，直至赔偿款谈定，而且会导致很多的客户撤户，转移到别的证券公司。为什么呢，因为晦气，别以为大部分的人只信钱，其实越是搞投资的人越迷信。况且这事，还真不能发生啊，这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，如果有人真的因此而自杀，而且就在他的面前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安宁了。

雷同跟一个保安跑了上来，却见大妈就站在天台的边沿，看到他们过来，叫道：“你们别过来！过来我就跳了啊！”

“别、别！千万别！大妈！”雷同边后退边说，“大妈，我不是答应你了吗，我会帮你好好分析你的股票的，我从十八岁就开始炒股，还是经济师出身，都炒了二十年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只要我相信我，你的账户我给你操作，我保证，不出一年，我会让你的钱连本带利都回来。”

但是，这话貌似并没有打动大妈的心，“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我是耗不起这个时间了啊，我把老伴交给我的钱都拿来炒股了，他每个月自己留三百放身边花，其他全部都交给了我，他是信任我，我

是鬼迷心窍，总想着能再多生些钱来。现在他查出严重的冠心病，要放置心脏支架，前期的手术费与支架医药费都要十来万，我原来的十来万，现在里面只剩四万来块，我哪有脸面对他，我对不起老伴，我还是死了算了，老头子，我还是先你一步走吧……”

说着她又要往外面爬，雷同咽了下口水大叫：“别、别，大妈，你听我说，这样好吧，你告诉我一共投进去多少钱。”

“前前后后一共十万两千。”

“这样吧，这十万两千，我补给你，我现金补给你，这样总行了吧。这是救命钱，你老伴的病要紧，你的账户就转给我了，我自己来打理，亏归我，能赚回本也归我，这样你看行吧？”

这时，晓晴也跑了过来，看着雷同。要知道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就等于白送钱了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，雷同一个月的薪水加补贴也就万把块，这就等于他这一年白干了。“老雷，这不好吧——”

雷同扬了下手，示意她别说话，免得又把大妈给惹急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先稳定大妈的情绪再说。大妈这会儿半信半疑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，还是哄我的啊？”

“当然真的，我是证券公司的经理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还能忽悠您啊，您下来吧，下来您就来我办公室，咱们就把这件事给办了。”

大妈这会儿终于被说通了，你说给我全部的钱，我还用得着跳啊，于是便准备下来。但是年纪又大了，身体状态有时不受控制，双腿竟然开始哆嗦，雷同看着不妙，跑了过来：“大妈，你站着别动，我来帮你。”

他紧紧地拉着大妈的手臂，总算把她从台子上给拉下来了，冷汗虚汗热汗什么汗都冒上来了。好在现在大妈安全了，雷同可以重重地吁口气了。

这时，一个年轻的女子风风火火地跑过来，身后跟着两个警

察：“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”

大妈竟然还能露出笑脸，但是看上去有点发虚：“伊伊，没，现在没事了没事了……”

朱伊伊拉着老妈的手，看着雷同与晓晴还有随同的保安，眼睛喷出了火：“你们这些杀人不见血，劫财不用刀的浑蛋！我老妈都这么大了，还怂恿她搞什么股票啊。这都是她的血汗钱你们知道吗，你们良心呢，你们也有爸妈的吧，你们就忍心看着你们的爸妈被骗钱，想不开闹自杀啊？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啊？”

本来雷同看着大妈的女儿来了，还想跟她好好讲话，让她劝劝她妈以后不要意气用事，别那么冲动，并同意原账户多少钱都给她们。但是想不到，朱伊伊一上来就一阵大骂，他听着这话，也真是火了：“我告诉你！没有人把刀子架在她的脖子上让她买！这是她自愿买的，你应该先问一下你妈，问她是不是自愿买股票的，是不是签了协议合同！”

大妈这会儿就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：“好了，伊伊，都是妈不对，妈妈就是想多赚点钱嘛，是妈妈什么都不懂就乱买，这经理是个好人——”

朱伊伊拉着老妈就走：“好人个屁，咱走人。”

雷同白了白眼睛，心里真的非常不痛快，嘟囔着：“叫什么？名字取得这么潦草，连脑子都这么潦草。”

这话偏还让朱伊伊给听到了，更加火了：“我名字潦草关你屁事啊，把你的同事管好，别没事就为了赚一点手续费到处骗老人家的钱！”

“喂，我们哪里骗了，哪里骗了？”雷同也是吃了火枪药了，晓晴赶紧拉着他，示意他少说两句。

两个警察也在旁边劝着，看没什么情况了，而大妈又是大把年纪了，出于情理，也没把她带到派出所所以扰乱治安为名罚笔钱关她

个几天，再跟她提钱她还不真的要跳楼，教育了几句便走了。

朱伊伊拉着老妈走，但是老妈却死活不走了。朱伊伊真是无奈了：“我说妈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，难道还真要在这里站着做标本啊，上头条上央视啊？”

“我事情还没有办完呢，这位同志。”她指了指雷同，“说把我炒股的钱都还给我。”

朱伊伊愣了，一时没明白：“炒股的钱？”

“嗯，就是我投进去多少，他还我多少。”

朱伊伊琢磨着，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，如果照着这样的赔法，谁亏了就来这里闹，然后赔钱，那证券公司早就关门大吉了，还开什么开呀，不就是为了哄老妈不闹自杀，而撒的谎啊。

这不可能吧，她狐疑地看着雷同，雷同对她还真没有好感，虽然朱伊伊长得也算可人。但是，刚才还没注意到她可不可人，已领略到她火爆的性格，纯一不长脑的女汉子！他真不想跟她说话，免得会忍不住爆粗口。

雷同把朱伊伊当做了空气，对朱妈说：“大妈，我既然答应了你，我就会做到。不过，这事情你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当然，就算有人知道了，你也得让她闭嘴，知道吗？”

这话分明是冲着朱伊伊的，朱伊伊想发脾气，但是被朱妈拉住了。朱妈使劲地拧了朱伊伊一下，示意她闭嘴，朱伊伊就算敢怒也是不敢言了。

大妈拼命地点着头：“知道了知道了，我女儿保证不会说，这点道理她还是懂的，呵呵。”

“那好吧，你随我去办公室吧，你银行卡号有吧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”

“有有有！”

雷同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：“你一个人来就好了，不想看到第二

个人。”

雷同把第二个人说得很重，朱伊伊扬起了手，真想揍他，但是又被朱妈给拦住了，她对女儿拉下了脸：“朱伊伊，你去楼下大厅等我就行了，不要再掺和我的事了！”

朱伊伊无奈地说：“好吧。妈，你自个儿多个心眼，免得又被人坑。”

朱伊伊说着便下去了。雷同心想：这个女人还真不是一般的不识趣，白给你十来万，得了便宜还这么高的气焰。看着年纪也不算大，28岁左右，肤白人清秀，打扮得也挺时髦的，怎么这么不讲理呢。敢情跟她妈一样，深山老林出来的啊，这样的女人谁碰到谁就倒一辈子的霉！

晓晴跟雷同走在前面，大妈走在后面。晓晴跟雷同是多年的同事了，她拉着雷同小声地说：“你不会真的这样做吧，我觉得不好啊，被老总知道了，他会生气的。我怕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你赔了钱，他还不一定觉得你的做法妥当，万一大家都来这么闹，都得赔，我们公司岂不完蛋了？难道你都自己掏腰包赔他们？你是金山也会被撬空啊。”

“唉，那要看什么情况了，你看人家都闹跳楼了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她万一真跳下去怎么办，老总会更加生气了。而且现在各种医闹什么闹的你也知道，只要谁死在哪里，家属就上哪里闹，她死在我们这里，照我们这地儿人的习惯，家属准来闹。别说不能正常营业，我看结果还得照样赔钱，否则咱公司就办不下去了，这钱砸在后头，还不如砸在前头，至少没有血案阴影。再说，人家那钱也是用来救命的，这事不要传出去就好了。”

“可是，这钱——”

“老总这几天出差了，这钱暂时我先垫上吧。我想过了，这事我还是别让他知道的好，他知道的话，可能就像你说的那样还认为

我做法不好。但事情这么紧迫，你刚才也看到了，我不这么做大妈能罢休吗？这事，你可不能给我传出去，炒股亏的人一大把，万一他们都来闹我就完蛋了。这十来万还行，以我的股海经验，我还怕赚不回这十来万块呀，不对，她账户上还有四万来块，应该是六七万吧。”

晓晴叹了口气，不再言语了。

朱妈跟随雷同去了他办公室，晓晴便回到大厅，看到朱伊伊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双手抱在胸前发呆。晓晴细想一下，她的愤怒也不是无中生有，毕竟，原本对股票一窍不通又节省得要命的老妈，赔了钱又差点搭上性命，换谁都会恼火。

考虑再三，她便向朱伊伊走去，边整理着朱伊伊旁边的报纸杂志架，边说：“你叫一一是吧？”

朱伊伊纠正了她：“我叫伊伊，伊人的伊。”

“好吧，伊伊，你妈运气不错，遇上我们雷经理。为了让你妈打消轻生的念头，他这一年的薪水全赔在你妈的身上了。”

朱伊伊吃了一惊：“这应该算你们公司的费用上吧？”

晓晴苦笑：“你以为我们公司是福利院呀，福利院也不会乱撒钱的，光签字都会签得你想吐。再说我们这是证券公司，谁亏钱咱就得赔吗？况且投资本来就是有风险的，盈亏自负，如果投资失败就得赔的话，全球的证券与投资公司全得关门。有人赚就会有人亏，这是基本常识。这事，如果让我们老总知道了，他还得发脾气。”

朱伊伊半信半疑，想想自己刚才的态度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真的是他自掏腰包？”

“当然，这笔金额也不小，老总没法批，当然得自己垫了。要不是你妈说你爸急着做什么心脏手术，雷经理也下不了这个决心。”

“我爸——心脏手术——”

朱伊伊瞪大了眼睛，心里想，早上去上班的时候，老爸正悠闲地边打开录音机听新闻，边看着报纸，几时做上手术了？难道是老妈搞的鬼？

晓晴奇怪地看着她：“怎么了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，我爸身体是不——”

朱伊伊一时语塞，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如果说我爸好好的，他们岂不是要告我们母女俩敲诈了啊。幸好这时朱妈兴高采烈地拿着手机跑过来：“伊伊，伊伊，有了有了，短信有提示了，咱走吧。”说着，就硬拉着朱伊伊往外面走。

晓晴看着这娘俩的背影，摇了摇头，真是一对活宝啊。

到了一个路口，朱伊伊停了下来，脸色不好看了：“妈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还骗别人爸要做手术？”

朱妈看了看左右：“你嚷嚷什么呢，你还是不是我女儿，我就是不甘心这钱就这么打水漂了嘛。况且这钱都是你爸交给我的，他不知道这钱我拿来炒股票了，还亏了这么多。这几天他还念叨着要把房子装修下，肯定会向我要钱啊，我拿不出来，他还不气个半死。他心脏又不怎么好，气出病了，万一严重了，还不得做手术呀，你说是吧？”

“你——”

朱伊伊真是气得不行，真后悔自己刚才对那个雷经理态度还那么恶劣，她真没想到老妈会耍这么辣的一招。她不禁义正辞严地对老妈说：“妈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这是欺诈罪啊，要坐牢的，赶紧还回去吧，走走走。”

说完便拉着老妈往回走，朱妈好不容易把钱弄了回来，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弄回来的，当时脚抖得都差点真栽下去了，哪能说还就还回去啊。

“我不还，他们证券公司反正有的是钱，又不缺咱这么点是吧。赶紧回去吧，妈给你做点好吃的，庆祝一番，要不咱下馆子也行，随便你，只要你想吃啥咱就去吃啥。你妈这辈子也就大方这么一次，你可得抓紧这个机会呀。”

朱伊伊这会儿动了真格，挡在了她的面前，说：“不行，这钱必须还回去，这是别人的钱，我们不能要！”

朱妈想不到亲生女儿都跟自己这么较劲，脾气也上来了：“你有种你让他们告我啊，去啊。别挡着我的路，走开。”

说着一把推开朱伊伊，然后气呼呼地走了，朱伊伊跺了跺脚，却完全无可奈何。

坐

驾

雷同疲倦地回到家，手头提着一些菜，妻子沈子欣破天荒地烧好了饭菜。以往，她总是下班比他迟，所以，大多是他买菜烧菜。

沈子欣是模特出身，身材特别好，人也长得很惹眼。人家都说雷同艳福不浅，沈子欣也自以为嫁了只潜力股，而且这潜力股刚开始还真的爆发了下。为了向她求婚，雷同按揭买下了市区的套房，100平方，三居室，虽然看上去显得稍有点紧巴，但是也够一般的三口之家用了。

幸好那时候房价还不算太高，雷同也买得及时，换作现在，这房子也值个一两百万了。沈子欣之所以同意雷同的求婚，是因为房产证上只写了她一个人的名字，